



## 毛姆笔下的湄潭府

◎展颜

2017年7月6日,我在上海思南公馆纪实空间,观看了四集人文地理纪录片《遵义行》。遵义,是一个红色与绿色美美与共的地方。其中之一提到了隶属遵义的湄潭县。抗战时期,浙大师生西迁最终选址湄潭,竺可桢时任校长。选中湄潭,乃因其物价便宜,有合适房源,且很快能通公路,水运入川也方便。那天播完纪录片,现场嘉宾做了一番点评。他提到毛姆在《面纱》里提到 Mei-ta-fu,指的可能就是遵义的湄潭。

我读过《面纱》,这是一部以中国为创作背景的长篇小说。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香港和一个叫“湄潭府”的地方。男主角瓦尔特是名细菌学家,他深爱妻子凯蒂,谁料她却背叛了他。瓦尔特给了妻子两个选择:“要么让情人娶你,我退出;要么你和我一道去湄潭府——那地方正发生着霍乱瘟疫,我准备去接管当地的病人。”凯蒂与情人摊牌,遭到了拒绝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随瓦尔特去了湄潭府。最终,瓦尔特在湄潭府感染上霍乱,凄惨地死去。凯蒂则经历了绝境下的自省,开启了新的人生。

虽然小说虚实相间,很多读者还是猜测到小说中的湄潭府即是贵州湄潭县。这是因为毛姆本人1919年曾来到中国,溯长江而上,先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,再跋涉了400英里的旱路,经过上海、汉口,最后到了贵州的湄潭。一定是湄潭留给了毛姆不错的印象,所以他才会在小说中虚拟了湄潭府这个地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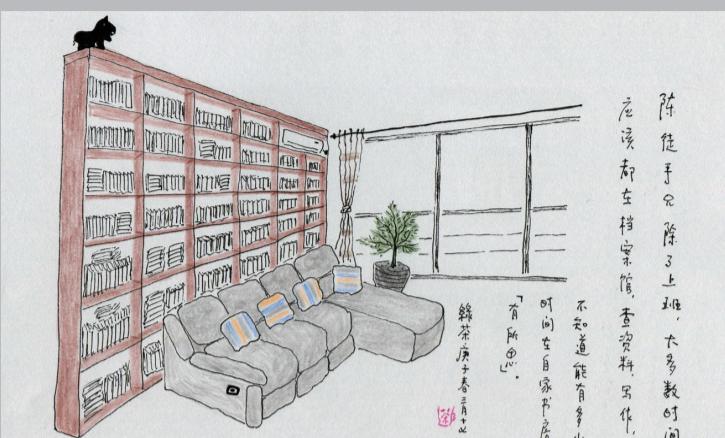
2023年8月中旬,我和妈妈、姐姐一起跟团去贵州旅行。跟团不自由,但也有好处,即不用做攻略,大巴开到哪玩到哪,乐得轻松。因为没有做攻略,所以时不时还有惊喜。

2023年8月15日,我们的目的地是贵州镇远古城。中午,车停服务区休息。下车后赫然看到一幅“茶壶宣传画”,上写:湄潭欢迎你。我真的来到了毛姆笔下的“湄潭府”?一阵激动。

湄潭盛产茶叶。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有曰:“黔中生思州、播州、贵州、夷州……往往得之,其味极佳。”夷州即指湄潭一带。抗战期间,除了浙大西迁于湄潭外,民国中央实验茶场亦落户于湄潭。当时,各地优良茶树种子纷纷汇集于湄潭,实验茶场与浙大农学院一起,在西湖龙井工艺的基础上试制湄潭茶,湄潭茶因此成为湄潭的一大招牌。服务区小卖部就有多款湄潭茶供游客挑选,我买了两包“遵义红”牌的湄潭茶。其实湄潭并非此行目的地之一,我仅路过而已。但这短暂的停留,竟引发出我如潮的思绪,想来这就是艺术的魅力。文学也好,电影也好,通过这些不同的艺术载体,今时今日的我们,才得以知晓那些我们不曾经历的岁月。时间瞬息即逝,艺术却能永恒而不朽。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陈徒手

1961年生,编辑,学者。



**陈徒手书房** 陈徒手大多数时间应该都在档案馆查数据、写作。有《人有病,天知否》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等大作。然而没想到的是,这位“档案党”家里的书房却如此整洁有序,不知他能有多少时间在这间舒适的书房“有所思”呢?



### 艺术与文明 II:西方美术史讲稿: 文艺复兴—十八世纪艺术

范景中著  
上海书画出版社

本书聚焦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拉斐尔、维米尔、伦勃朗等天才艺术家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,摒弃当下流行的各种崭新术语,强调继承西方传统的风格学、图像学方法,深度阐释不同时代之下的艺术这一独特的人类视觉创造成果,涉及历史、宗教、建筑、科技、哲学等多个不同领域,并且处处体现东方的审美与哲思。

### 托尔金的世界:中洲的灵感之地

[英] 约翰·加思著  
邓嘉宛、石中歌译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结合外部景观与心灵景观,以高度严谨却不乏逗趣的姿态追索托尔金的创作灵感。它是托尔金非凡创造力的过程

展现,也是世纪作家生平经历的有力佐证。

### 两百年的孩子

[日]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这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一部科幻长篇小说。作者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200年来的历史,以及人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体、物质和精神的状态,既而提出“新人”的思想。

### 开颅:“牵动神经”的医疗故事集

[美] 杰伊·韦伦斯著 高天羽译  
上海三联书店

本书即是一名小儿神经外科医生的自传式写作。作者分享了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手术案例,吐露了医生的感悟和心绪,用细腻的笔触和洞察,在展现外科医生的坚毅果敢之余,更有这个群体身上难得一见的柔情。

## “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”

◎曲辰

西尔维亚·毕奇的回忆录《莎士比亚书店》,不仅是一部书店史,也是一部文学史。

毕奇是美国人,她在巴黎开了一家以“莎士比亚”命名的英文书店。光顾者除了本地作家外,更多的是来自英语世界的作家。前者如纪德、瓦雷里,后者如乔伊斯、庞德、艾略特、斯坦因、安德森、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等等。这里既卖书又租书,还出版书。《尤利西斯》第一个未

删节的全本,就是由这家书店出版发行的。——“这里是乔伊斯的出版社,是海明威的图书馆,是菲茨杰拉德的咖啡馆,是艾略特的演讲厅,还是无数流浪作家的通讯地址。”

海明威《流动的盛宴》中有一章,专门写莎士比亚书店。他说:“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,冬天生着一只大火炉,桌子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书,橱窗里摆满的是新书,墙上挂的是已经去世的、当今健在的著名作家



## 夜读

◎任安书

《惜抱轩诗文集》卷五《夜读》云:“篝镫每夜读,古人皆死矣。而我百代下,会其最深旨。吟讽至往复,欲罢不可已。安得与之论,谓我能知彼。今世缀文者,异世亦如此。念此衷凄恻,泪下如铅水。顾思文载道,筌蹕徒寄耳。陋哉执此爱,束缚作文士。汝闻天籁乎,飘风满空起。”姚鼐所读者何,已不能知。《文史通义·俗嫌》有云:“吕久困不第,每夜读甚苦。邻妇语其夫曰:‘吕生读书声高,而音节凄悲,岂其中有不自得邪?’其夫告吕,吕哭失声曰:‘夫人知我,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,我岂久不第乎?’”凄厉如是,想必姚鼐所见也未出此嗟世伤己之樊篱吧。

不过,其情虽可谅,其事却不可蹈,原本静好的夜,终须配以闲逸的书,方可相得益彰,否则,不啻于虚纵或暴殄了。何况现世的人,早已丧失属于自己的时光的大部分了,《娱乐至死》说过,“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了,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,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”,故只剩下每晚饭后或睡前的一两个钟头尚未遭到彻底的“侵犯”,可在夜读之中,真正安静下来。那么,这可夜读的书自然是闲书了,而非姚吕二人之所见者。

所谓闲书,大体上以不累心目为是。如能稍略有点温馨或宁静在内,则更好了。近来忙于杂事,已难享受夜读的清福了,倒是前数月所读赖瑞和的《男人的育婴史》想来总觉甚是温情。本来同类型的简媜的《红婴仔》亦尝翻过,但读罢鲜有认同之感,故赖瑞和的书实在更觉得可爱了。

或因年纪逐渐大了,每看到摇篮里熟睡的婴儿,或街道边贪玩的小孩,便会想到自己的孩子们,我的老脸总会不自觉地笑起来了,心里头想去长久地安稳地怜爱他们。以后,我也得写一些关于孩子们的文字,等到我与妻在更老迈的时候,倒可倚靠在床头聊作夜读的。



的照片。”《莎士比亚书店》里,也有许多篇幅写海明威:“有一个顾客很讨大家欢喜,他从来不会给我们惹麻烦,他每天早上都到莎士比亚书店来,人们能看到他坐在角落里阅读杂志,阅读马特船长的作品或其他书籍,他就是欧内斯特·海明威。他自封为书店‘最好的顾客’,从来没有人们对这个封号提出过异议。”对照两本书的相关内容,特别是各自对两人初识情景的叙述,相当有趣。